



南 羊 改 編

拜 月 亭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戲曲故事

拜月亭

卷 羊改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根据元关漢卿同名雜劇及明人同名戲文改編。
它主要描寫蔣世隆和王瑞蘭結合的故事。瑞蘭父親王鎮
起初嫌世隆貧窮，硬把他們夫妻拆散。后來世隆中了狀
元，王鎮又招他為婿，使夫妻重復團圓。

戲 曲 故 事

拜 月 亭

南 羊 改 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3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號

工商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7/18 字數：24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432

定價(5) 0.14元

目 次

一 異姓結義.....	1
二 迁都避難.....	7
三 虎頭巧遇.....	13
四 客店成親.....	15
五 硬拆鸞儔.....	19
六 驛館相會.....	22
七 幽閨拜月.....	27
八 回京應舉.....	33
九 相府選婿.....	35
一〇 夫妻團圓.....	40

一 異姓結義

話說金國京城中都有一秀才，姓蔣，名世隆，字彥通；生得容貌俊秀，更兼才學優長。父母都已經去世。家中別無親人，只有一個妹子，名字叫做瑞蓮，也是出落得聰明伶俐，才貌雙全。

这天，世隆正在家中和妹子閑談，忽然家人來說：“坊正要見相公。”世隆出至前廳，只見坊正領着幾個士兵已經進來。因為世隆是個秀才，所以坊正對他很客氣，先向他說明情由，要挨戶搜查逃犯陀滿興福，又道：“上司的命令：捉到者有官有賞，窩藏者與本犯同罪。”

世隆笑道：“我家並無逃犯，尽管請搜。”口里說着，心中却想：“陀滿興福武藝超群，英雄出眾，雖則沒有見過面，但聞名已久，是自己平日最佩服的人。他父親海牙是一個大忠臣，他是忠臣的兒子，現在他遭了難，我要是遇到，一定要救他性命，使他脫險；但是哪里會有這種機會呢？”

坊正也知道他們家里原不會窩藏逃犯的，因為和犯人素不相識，搜查不過是例行公事。所以同了幾個士兵各處約

略看一看，道声“打擾”，也就去了。

世隆回到書房，看了一会書。書房前面是一座小小的花園，忽然听得園里像有一样东西落地的声音，急忙出去一看，却見一个人正要躲向假山后面去。他隨即喊問道：“什么人？跳進來做什么？”

那人听得有人喊問，也不答言，也不躲避，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世隆見他不声不响，走上前去，重又問道：“莫非想偷东西嗎？”

那人道：“小人不是賊。”

那人原背立着，說話時掉轉身來，世隆才看清他的面目，見他眉清目秀，相貌英俊，的確不像是賊。隨即邀他到假山旁边一座亭子中坐下，重又問他入園的緣故。

那人搖頭嘆息道：“咳！一言難盡。”就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難的情形，从头到底，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世隆。

原來那人正是陀滿興福。他是女真人氏，年紀雖輕，却是个文武全才，兵書戰略无不精通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，手下有三千忠孝軍，也訓練得人人勇猛，个个英武。他的父親陀滿海牙，現任左丞相之職。性情鯁直，敢作敢言，平常看到金主荒淫无道的行為，总要來勸諫一番。所以金主心里非常討厭他，覺得他处处和自己作對。

這時蒙古南侵，榆關守將的告急公文到达了中都，金主大吃一驚，弄得毫无主意。右丞相聶古列知道金主心中在害

怕敌人，不敢抵抗，就劝他逃走，迁都到汴梁去。金主一听，正合心意，哪有不赞成的道理？可是陀滿海牙却竭力反对，并且荐举他的兒子陀滿兴福領了忠孝軍前去抵抗敌兵。

金主听了，很不高兴，心想：“你敢來反对，这次定要处治一下，不再寬容了。”聶古列又在旁边煽动，說迁都必須用軍隊保护，可用的軍隊很少，用忠孝軍自然最妥当，但是現在掌握在陀滿海牙的兒子手中，要是他們不奉命令，調遣不动，怎么办呢？兵权在他們手中，敌兵一到，他們自願自抵抗起來，激怒敌人，闖出禍來，怎么办呢？他們君臣商量的結果，沒有別的办法，只有把陀滿海牙父子殺了。

金主便下了一个命令，說陀滿海牙父子同謀，想借出兵为名，引敌人入境，阻止迁都，圖謀劫駕。即着羽林軍前去圍捕，將全家尽行殺戮，家產沒收；并命聶古列監斬。

聶古列得意揚揚，立刻点起羽林軍出發。到了那里，其他的人都在，却偏偏少了一个緊要的人——陀滿兴福，想必他已聞風逃走。馬上傳下命令，緊閉城門，挨戶搜查，凡有人拿得者有官有賞，窩藏者与本犯同罪。

不知陀滿兴福这时正在教場上操練兵馬，沒有回來。聶古列虽則老奸巨猾，一时疏忽，沒有仔細查問一下，給了陀滿兴福一个逃走的机会。

那时陀滿海牙家中有个家人，听到了这个消息，立即乘机溜了出來，到教場上去送信。他走不多远，看見小主人騎着馬，正从教場上下操回來。急忙迎上前去，引兴福到冷僻

地方，悄悄地告訴了他这个凶信，叫他千万不可回家，自投羅網。

家人走后，陀滿興福正想找个地方躲避，远远看見几个士兵，手中拿着刀槍木棍之类，向这边走來。原來这几个士兵接到上司命令，正在挨戶搜查逃犯，看見興福有些可疑，要想方來盤問。興福知道自己形迹已露，急忙逃避。士兵見他心虛逃避，断定他是興福無疑。好在中都人沒有一个不知道興福武藝高強的，士兵怕懼他，不敢上緊追趕。这样興福就逃到世隆花園里面。

世隆听了，知道他正是興福，不觉心中大喜。时正嚴冬，天气很冷，見興福只穿一件短棉襖，——因为他恐怕惹人注目，已把战袍丟棄。立刻叫人把自己的衣帽拿一套出來，給他穿着。又吩咐家人們嚴守秘密，不可向外乱說，以免走漏消息；然后同了興福來到書房，說道：“这里剛才來搜查过，暂时不会再來，且自寬心，再想脫身之法。倘蒙不棄，和你結为異姓兄弟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興福道：“小人是該死的人，承你不把我捆綁送官，已是万幸了，哪里再敢希望和你結拜？”

世隆就說明自己仰慕已久，叫他不必要推辭。興福見世隆人品風雅，一片誠心，又是救命恩人，豈有不願之理，自然也就答应了。一問年紀，世隆二十三，興福小一歲，二十二。就在書房中焚起一爐好香，大家拜了四拜，興福又拜了哥哥世隆。

世隆叫人后堂去請小姐出來相見，瑞蓮怕羞，不肯出來。世隆又親自進去，告訴妹子道：“这样一个英雄人物，不去見見，豈不錯過機會？況且已經和我結為異姓兄弟，就同自己哥哥一般，有什麼可羞的？”

瑞蓮知道自己哥哥平常不大肯稱贊人家的，現在听他這樣說，心想：“倒要去看看，有什麼了不起？”所以也就答應下來。

世隆見妹子答應，先自回到書房去了。原來世隆這番動作是有用意的，他想把妹子嫁給興福，所以使他們兩人先見見面，慢慢地探探他們口氣是否彼此願意，再行定奪。

瑞蓮略略收拾收拾，帶着丫頭，來到書房。世隆介紹和興福見過了禮。瑞蓮略坐一坐，也就告辭進內。心想：“興福人品果然不錯，怪不得哥哥這樣稱贊。”

當下擺上酒肴。吃了以後，興福拜謝了救命之恩，即欲起身告辭，說道：“在此耽擱，恐怕有累哥哥。”

世隆道：“且慢，白天如何去得？不妨等到天黑，再走未遲。”

兩人在書房中談談說說，很是投機。冬天日短，轉眼天黑，興福吃了晚飯，世隆取出白銀三十兩相贈。興福重又拜謝了，即便起身。世隆送到花園中，不免有一番叮囑，叫他一路小心，又道：“非是哥哥不肯留你，只因搜查嚴緊，倘然泄露了消息，大家不便。賢弟，你有了安頓的地方，捎個信來，也好使我放心。”

兴福一一应諾。忽然想到这次出去，必須越城而过，就向世隆要了一条繩索，藏在身畔，然后悄悄开了園門，兩人依依不舍而別。

兴福出得門來，覺得北風甚緊，天气陰沉沉地，不見星月，像要下雪的样子。他揀冷僻小路，摸索前行。到了城根，爬上城头，取出繩索，一头在城垣上系住，一头垂在城外，拉住繩索，悄悄縋出城去。好在天气寒冷，守望兵士都在屋中烤火，上司對他們又常常欠餉，誰肯做傻子去站在冷風里？所以一路并無阻擋，順利地逃出了中都。

出城之后，覺得前路茫茫，不知哪里是安身的地方，倒反而疑迟不决起來。仔細一想，到了远州、外郡，倘然搜查嚴緊，站脚不住，万不得已时，只好逃到南朝宋國去，所以就決定向南而去。

他避开城鎮大路，專揀冷僻山路前進。行了兩日，到了虎头山，忽听樹林中一声鑼响，閃出五六十人。为头两个大漢，一个挺着鋼叉，一个掄着板斧，攔住去路，要買路錢。

兴福不覺大怒，拔出宝剑，迎上前去。兩人哪里是兴福的对手，三五个照面，早被兴福打倒在地。兴福大喊道：“有胆的前來領死！”嚇得众嘍囉面面相覷，縮做一团。只見两个大漢丢了兵器，爬起身來，跪在兴福面前，磕头如搗，央告道：“將軍息怒，倘蒙不棄，請上山做山寨之主，我等願听你的号令。”

原來这座虎头寨，共有三四百名嘍囉，归这两个大漢率

領。他們自知武藝平常，只怕官兵前來進攻，難以抵敵，一直想找个武藝高強的人，邀他上山做寨主；現在看見興福這樣英雄氣概，正合心意，所以情願把寨主的位置拱手相讓。

當時興福听了，心想：“我目下正無安身之處，姑且在這里躲一下也好；看他們態度非常誠懇，想必不難約束。”遂道：“要我上山不難，不知你們能不能真心真意听我約束？”

兩個大漢當即表示願听指揮，誓不反悔。興福就把兩人扶起，互相通了姓氏，一同上山。山寨里來了这么一个英雄寨主，大家自然高興。眾頭目擺起筵席，為新寨主洗塵。興福在席間即與他們約法三章：一、不准奸淫；二、不奉命令，不准胡亂殺人；三、除了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之外，平常百姓，一概不准難為他們，有錢的放行，無錢的解上山寨發落。

二 遷都避難

金主和聶古列自從殺了陀滿海牙，于是放手做去，一面積極準備遷都，一面派王鎮做使臣，叫他到蒙古去講和。

提起這個王鎮，也是女真人氏，在朝四十年，一直做到兵部尚書，現在告老家居。家中只有夫人張氏和女兒瑞蘭二人。王鎮夫妻因為沒有兒子，晚年才得此女，更兼生得聰明美麗，吟詩作賦，刺鳳描鸞，無不精妙，所以老夫妻兩人十分寵愛，視同珍寶。

王鎮出京之後，才知道敵兵已經進入榆關，離開中都不

远。他知道这次出去，和敌國办交涉是不容易的，說不定对自己还有些危險。但是已經奉了金主的命令，不得不去，只好到了蒙古再說。

同时他又想到家中妻子、女兒，敌兵來了怎么办呢？不知她們能不能平安地脫离險境，十分放心不下。又想自己还是赶回中都，把她們接出來，安頓好了，再行动身。但是已經走了兩天路程，这时赶回去，恐怕敌兵已經到了中都，也无济于事了。

就在金主走的第二天早上，中都百姓才知道金主已經在昨天晚上向汴梁逃走，只留下几張空头告示，叫百姓們也跟着到汴梁去。又听得敌人已經逼近，离城只有三十里了。頓時滿城大乱，人心惶惶，扶老携幼，拖男帶女，紛紛逃难。知道敌兵是从东北來的，大家都望西南各門逃出城去。

蔣世隆和妹子瑞蓮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嚇得慌了手脚，不知怎样才好。本來敌兵逼近榆关，聶古列主張迁都，他們听陀滿兴福說过，是知道的。他們以为金主未走，中都暂时不致有危險；想不到金主会悄悄溜走，敌兵会突然臨城，事情变化得这样快。

世隆家中僕人使女，有的已經自动离去，留着的也叫他們各自逃生。家中財物讓他們尽量拿取，因为自己反正拿不了，留着无非送給敌人。

当下兄妹兩人帶了些金銀財物，替換衣裳，雜在难民隊伍里向城外逃去。当时妇女是纏足的，脚小伶仃，本來走不

快；天又下雪，心又慌亂，格外覺得路滑難行。走了五六里路，已經有些走不動了，怕敵兵趕來，又不敢坐下歇息，世隆只得扶着妹子，一步步地挨向前去。

直到申初時分，只走了二十來里，瑞蓮真的走不動了，正想找个地方歇歇腳，忽听後面喊哭之聲，难民慌慌張張四散亂奔，口中喊着“敵兵來了”。世隆急忙扶着妹子向樹林中躲避。這時人如潮涌，又有歹人混在中間乘機搶劫，在人叢中一擠，世隆不見了妹子。他又覺背上輕鬆了許多，定一定神，伸手一摸，才知包裹已給歹人搶走。

他躲在樹林中，等到敵兵折回城去，才敢出來找尋妹子。在這附近一帶來回走着，口中不住叫着“瑞蓮”。忽听那邊一棵大樹後面有個女子聲音在答應，他想：“好了，謝天謝地，居然給我找着了。”急忙迎上前去，時天色將晚，遠看不大清楚，只見樹後走出一個女子來，仿佛像是妹子。走近仔細一認，却又不是，不覺呆了一呆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“我只道是妹子，原來是一位娘子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只道是母親，原來是一位秀才。”

那女子正是王瑞蘭。當時敵兵逼近京城，家中婢僕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哄而散，各自逃生。王鎮又不在家，只剩下瑞蘭母女兩人，她們平常不大出門，簡直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楚，但是情勢緊急，又不得不逃。瑞蘭胡亂取了些金銀首飾，和母親兩人分別藏在怀里，東西多了又拿不動，就這樣互相攙扶着，隨着大眾，一步一顛地逃出城來。挨到這裡，在人叢

中挤失了母親，一个人躲在樹林中，正在盤算：“母親不見，叫我哪里去找呢？在这曠野地方，天色將晚，孤身一人，倘然遇到歹人，如何是好？”忽然听得有人叫她，其实在叫“瑞蓮”，她听錯了，当做“瑞蘭”，以为母親找她來了。出來一看，却是个不認識的男子，只見他秀才裝束，相貌俊秀，心想：“看他样子，像个正經的讀書人，不是浮滑少年。事到其間，也顧不得羞耻了，何不請求他挈帶同行，多少有些照顧。”所以听见世隆自言自語地說話，她也就和他說起話來。

果然，話开了头，世隆就接着問道：“娘子如何一人独行？”

瑞蘭把挤失母親的事說了。

世隆心想：“这种乱离时势，路上歹人很多，一个女子孤身独行，豈不危險？自己散失了妹子，找尋不着，总希望她能够遇到一个好人，帶她同行，不遇危險才好。現在她不見了母親，孤苦伶仃，我正該幫助她；可是她不向我要求，我又怎好开口兜攬呢？”口中却又問道：“我也因挤失了妹子，故而叫喚尋覓，但不知娘子为什么答应？”

瑞蘭道：“是我听錯了。”

世隆道：“如此說來，娘子芳名一定和小妹名字声音相近，恕我冒昧，倒要請教。”

瑞蘭道：“我么？叫王……”有些怕羞，只說了半句。經不得世隆再問，乃改变了口气反問道：“难道令妹也叫瑞蘭嗎？”



其实他們兩人，一个在希望人家帮助，因为怕羞，不肯出口；一个願意帮助人家，恐怕冒失，不敢出口：所以只在表面上互相敷衍。后來还是世隆想到：“我何不把言語來試探她一下？”当时听了她的問話，也不回答，却說道：“我要去找尋妹子去。天色不早，娘子也該去找尋令堂了。”

这可使瑞蘭發急起來了，只好老着面皮央告道：“秀才，望你念我孤苦，挈帶同行，离开这危險的地方，決不忘記你的恩义！”

世隆道：“同行不妨，倘然路上有人盤問起來，怎样說呢？”

瑞蘭道：“还是認做兄妹吧。”

于是世隆就和瑞蘭同行。在出城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慌慌張張地乱逃，現在才想到：“逃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兩人商量的結果，決定到汴梁去，因为：一則親戚朋友逃到汴梁去的一定很多，有什么事情，可以得到他們的照顧；二則母親、妹子失散了，她們大概是向汴梁去的，到那里也許可以会面；三則瑞蘭的父親也要去的。不过瑞蘭不願向世隆夸耀她自己的家世，所以始終沒有把父親的名字和官职告訴他。

他們不敢走大路，恐怕碰到敵兵出來搜索，只揀山僻小路而行。一路上互相訴說些逃难的苦況，对母親、妹子的牽挂。彼此漸漸熟悉，漸漸有了情感。世隆几次想要向瑞蘭求婚，話在口边，重又縮回，不敢冒失。一天，他終于大着胆子，提出了这个要求。在瑞蘭方面說，世隆的品貌、才学沒有一

样不好，自然也十分願意，可是因为怕羞，不肯答应，只推托說：“等脫离了險境，到了安全地方再說吧。”

三 虎头巧遇

世隆为了照顧瑞蘭，走得很慢，一天走不到三十里，走了六七天，才到得虎头山。虎头寨头目正好領着嘍囉出來巡山，見了兩人，立刻攔住去路。世隆告訴他們是逃難的人，东西在路上已經給人搶去，現在一无所有，央求他們放他兩人過去。头目見不肯拿出財物來，用刀威嚇，仍是無效，就叫嘍囉把兩人手臂捆住，解上山寨去發落。

到了聚义廳上，头目叫兩人向寨主跪下。寨主見了，慌忙离座，把兩人扶起，親手替他們松綁，口中說道：“哥哥受驚了！还認識小弟嗎？”

世隆原低着头，沒有注意，况且陀滿兴福又改換了裝束，一时自然沒有認出寨主是誰，及至抬头一看，才知是自己的結义兄弟，問道：“賢弟为何在此？”

兴福道：“容慢慢相告。这位敢是嫂嫂？”

世隆想：“怎么說好？”只有含糊地应道：“正是。”

兴福拜見了嫂嫂，瑞蘭还了礼，却紅着臉，一言不發。兴福心想：“大概剛才得罪了她，所以有些怪我。”其实瑞蘭倒并不怪兴福，只怪世隆說“正是”，使她非常尷尬，承認既不好，不認又不好。